

Zhongxifang
Minsu Tiyu
Wenhua

中西方民俗 体育文化

王俊奇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

王俊奇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木 凡
责任编辑 凤 林
审稿编辑 熊西北
责任校对 冬 梅
责任印制 陈 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王俊奇著. -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6
ISBN 978 - 7 - 81100 - 979 - 8

I. 中… II. 王… III. 民族形式体育 - 研究 - 中国、西方国家 IV. G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2643 号

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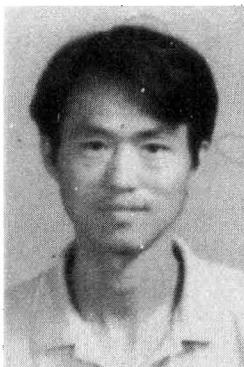
王俊奇 著

出 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网 址 www.bsup.cn
邮 编 100084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雅艺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530 册

定 价 38.00 元(平) 58.00 元(精)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王俊奇 男，1956年10月生，江西婺源人，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现任南昌航空大学体育学院教授，体育学院副院长。江西高校省级教学名师，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全国体育史学会委员，江西省体育科学学会理事，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体育史与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主要成果有《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中国唐宋体育史》等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5项，其中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子课题1项，2001年荣获“江西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中青年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另外30余万字的拙著《体育与中国文化》将于2008年出版。

序

俊奇君与我谋面不多，大约也就是两三次吧。但我们神交已久，并一直保持着对对方的欣赏。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认识了俊奇君，不过，那是通过他的文章而知道其人。现在我已经记不起那篇文章的题目和内容了，但当时给我的兴奋则记忆犹新。此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时时关注着他的学术动向，也有过几次探讨不同见解的通信。而正是这些通信，建立了我们彼此的信任和欣赏。

20世纪80年代，是体育史学发展的兴盛期。特别是1985年中国体育史学会成立以后，围绕地方志的编写工作和体育史学科发展，形成了两支基本队伍。一支是各地体育文史资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主体的体育文史工作干部，一支是各高等院校教师为主体的体育史研究和教学人员。当时，具体负责全国体育文史研究和体育史学会工作的毕世明先生，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心胸广博，能容纳和听取不同意见，甚至与其相左的意见的领导人，所以能把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不同工作系统的人团结在体育史学会周围。那时的论文报告会，打破了门第、年龄、资历的禁锢，基本上以学术质量为标准，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讨论与学术交流。一批年轻人在学术论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大多成为今天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中坚。俊奇君也是这批年轻人中的一员。

由于俊奇君当时所在学校的地理位置和基础条件，按今天的说法，他是处在一种“边缘化”境地，而常常被人遗忘。但俊奇君并没有因为“寂寞”而

放弃。他的《近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和《中国唐宋体育史》，以及一批学术论文，顽强地证明了他的学术存在，也提醒人们在那个小地方，存在一位不逊于任何“趋时学者”的读书人。这摆在我案头的《中西民俗体育文化》就又是一个新证。

我国民族体育自引进现代体育以来，一直就处于被边缘化的窘境。尽管不同时期的行政当局，都不同程度的对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真正为其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则是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恢复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和开展的武术挖整工作，可谓正式拉开了民族体育全面发展的序幕。不过，这一时期更多的工作在于整理和开发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形式，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理论研究并不多见。我国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至今差强人意，发展中所产生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滞后不无关系。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学术研究，滥觞于体育文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在比较中西体育文化的差异时，一部分研究者，不满足于照搬文化学研究的成果泛泛而论，而是通过“寻根”或“溯源”，去认知我国民族体育文化的特色与民族传统体育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俊奇君的《中西民俗体育文化》正是这样的一本书。

《中西民俗体育文化》是一本将学理研究与事实解读相结合的学术著作。作者从建立民俗体育学学科建设着眼，比较系统地讨论了传统体育研究中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特别就民族体育、民间体育、民俗体育等概念的异同与关系，通过词源学的讨论，解读了它们各自的内涵，界定了它们各自的领域，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民俗体育学建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认识基础和理论框架。该书的主要亮点在于：一是用民俗学的视角对古代奥运会进行了文化解读，开拓了奥林匹克研究的新领域；二是以民俗风气变迁为主线审视了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内容的演进和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推动或深化了我国古代体育活动的研究。该书以“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命名，而西方仅局限于古代奥运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陷。但瑕不掩瑜，总体上《中西民俗体育文化》是近年来体育文化研究难得的力作之一。

虽然这不是第一次写序，但为人作序则是生平第一次。在当今中国，能为人作序者，大多不是握有行政资源，就是握有投票权或其它什么权力。而我一介布衣，何能何德，也敢恭列作序者之列，实在是惭愧得很。特别是听说有所体育学院是按行政级别来确定对学校贡献的大小，更是让我惶恐得很哦。难怪那个曾经煌煌于体育学术界的体育史研究所几近人去楼空，可悲！可叹！

受朋友之托，盛情难却，发一阵胡言乱语，但愿不要影响俊奇君学术成果的流播。



2007 年岁末于北京“啮崖居”

绪 言

就学术研究而言，我的“主业”是中国体育史研究，从体育史入门（1985年）至今发表的100余篇学术论文中体育史的研究就占37%，1993年出版了第一部体育史专著《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2000年出版了第二部体育断代史《中国唐宋体育史》，应该说已经成为体育史业内的人了。由于体育史从20世纪80年代的“盛”到90年代的“衰”，同时体育学界出现“文化”研究热，使体育史，尤其是中国体育史明显处于低潮，连发表文章都不像先前那么容易了。为了“与时俱进”，转而埋首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特别对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有了很大的兴趣，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正因为这样，也就使该领域的学术空间大，自己也占了个先入为主的便宜。

民俗体育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源”和“根”，远古时候的狩猎习俗、原始舞蹈、龙图腾、巫医等对后来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都有直接影响，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其后形成的天、地、人、物和皆统一的理想观念，作为信仰的内核，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一贯性和集体共识，“原生态”的民俗体育文化虽然上不了大雅之堂，但是它却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最广、最有群众基础的体育文化。民俗体育文化散漫、开放的时空存在，决定了其世界观的复杂多样性。以“万物有灵”、泛神论和多元崇拜为其先河，中国民俗体育文化传统中的自然信仰几乎遍及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呈现出一个纷繁多元的体育世界。中国特色的经济生产方式的保守性，强化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万物有宗，因此使民俗体育文化形成岁时性、神秘性、节庆性等特点，从而得到更好地传

承。当然，民俗体育不乏有强身、健体和娱乐趣味等功效，因此也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而在民间生生不息，广为流传。

无庸讳言，民俗体育作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之“根”，是如此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但是民俗体育文化要从远古走向现代，确实是一件不易之事。首先我们不能把民俗体育文化视为古代文化的“遗留物”和历史的“回声”，当作静止的、僵死的东西，而要把它看成变异与传承、流动和变化的文化。要使民俗体育走向现代，就必须给民俗体育灌溉现代的文化意识，以便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迎合现代人的追求健康、从事休闲和享乐的需求。因此，如何对民俗体育文化进行改革，如何注入新鲜空气和血液使之旧貌换新颜，是我们目前亟待完成的新课题。

几年来，随着对民俗体育问题及其历史状况的观察与思考不断深入，一直想从新的视角、新的分析思路写一部民俗体育学，但因工作繁忙，迟迟不能命笔。本书大部分是对近年已发表的文章，除少量的做了些技术性改动外，基本保持原貌，另一部分是自己学习和研究民俗体育的一些心得体会，特别对奥林匹克与民俗的研究，是近几年为迎合时髦的体育文化热而创作的，对西方民俗体育还只是一般的了解，并未深入。既然本书的论题是民俗体育文化，何况“民俗”这个词是从西方引进的，因此，本书也将奥林匹克与民俗体育一并收录。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是一个很宽泛而新的学术领域，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诸如关于“民俗体育”、“民俗体育文化”、“民俗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关系，以及民俗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规律等还有待日后大家深入研究。本书涉及的一些问题也有商榷的地方，真诚希望这方面的专家给予指教，如果拙著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并能引导读者踏进民俗体育学气象万千的科学殿堂，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目 录

第一章 民俗体育的概念与民俗体育学	(1)
第一节 关于民俗体育的概念与研究存在的问题	(1)
第二节 建立民俗体育学的必要性	(6)
第二章 奥林匹克与民俗	(11)
第一节 古代奥林匹克与民俗文化	(11)
第二节 古代奥林匹克与信仰民俗发展的内在关系	(19)
第三节 古希腊信仰的民俗及其“祭神竞技”	(27)
第四节 现代奥运会多元、多样的民俗文化发展趋势	(33)
第五节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特征	(41)
第六节 现代奥运开幕式表演中的民俗文化及其时代特点	(50)
第七节 北京奥运开幕式体育民俗文化的开发与利用	(55)
第八节 奥林匹克民俗符号学初探	(62)
第三章 中国民俗体育	(68)
第一节 中国民俗体育文化价值与研究存在的问题	(68)
第二节 “舞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72)
第三节 竞龙舟与民俗文化	(80)
第四节 中国古代龙舟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因素	(84)
第四章 岁时民俗体育文化	(94)
第一节 我国岁时体育的特点	(94)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寒食节蹴鞠”	(98)

第五章 唐代民俗体育文化	(103)
第六章 宋代民俗体育	(109)
第一节 宋代宫廷岁时体育	(109)
第二节 宋代民俗体育的文化特点	(114)
第七章 中国古代都市民俗体育文化	(122)
第一节 我国都市民俗体育文化的形成、特点与发展	(122)
第二节 唐宋都市民俗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	(125)
第三节 两宋城市民俗文化生活中的体育	(136)
第八章 明朝民俗体育	(140)
第一节 明朝民间蹴鞠活动	(140)
第二节 明朝宗教迷信风俗中的体育活动	(142)
第九章 地域性民俗体育文化	(149)
第一节 巴蜀岁时体育文化	(149)
第二节 岭南龙舟文化的形成、特点与嬗变	(158)
第三节 江西的舞龙文化及其特点	(166)
第四节 赣皖边区村落民俗体育研究	(175)
第五节 赣皖交界区域农村妇女参加民俗体育现状	(183)
第六节 江西民俗体育形成的宗教文化因素	(190)
第七节 广东民俗体育形成的沿海地域文化因素	(197)
第十章 民俗体育的现代特点与课程开发	(207)
第一节 民俗体育的分类及其特点	(207)
第二节 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210)
第三节 民俗体育类课程开发与教材编写	(216)
第四节 民族民俗传统体育课程现状与问题的思考	(222)
后 记	(230)

第一章

民俗体育的概念与民俗体育学

第一节 关于民俗体育的概念与研究存在的问题

本章节从民俗体育在当代社会的地位、民俗体育学的概念、民俗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关系、民俗体育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主要目的是廓清对民俗体育的一些模糊认识。同时提出建立民俗体育学科的设想，以及对民俗体育的走向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我国在民俗体育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从头至尾算起来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近两年这方面的研究才逐渐热起来，特别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几位学者的研究最为显著，他们深入民间实地考察，并写出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由此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还有各省一些单兵作战的学者也出了不少研究成果，这对我国民俗体育形成学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要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并非易事，首先要为该学科搭起理论框架，更要廓清学科的概念。就目前来看，我们对民俗体育的概念还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把民间体育与民俗体育误认为是两个概念；另一方面把民族学与民俗学混为一谈，甚至以民族学来包办民俗学。针对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有必要进行一番讨论，为我国民俗体育学的发展打好理论基础。

一、关于“民族传统体育”与“民俗体育”的区分

目前，我国对“民族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间体育”这三个概念在许多场合被交替使用，对于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引起大家的注意。众所周知，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已被确定为体育学的二级学科，近年发展很快，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体育学科。但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几乎是无所不包，除了武术、少数民族体育，还包括民俗体育的内容，诸如舞龙、舞狮、划旱船、赛龙舟、放风筝、荡秋千、抢花炮……都被称作民族传统体育。由于概念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和民俗体育两个概念上存在混用和模糊不清的状态。比如有人的著作和论文题目欲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却在讨论少数几项民俗体育的内容，有的论文题目欲研究民俗体育，但研究的却是包括武术、气功、太极拳、五禽戏……宽泛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这显然是作者没有把民族传统体育与民俗体育两个概念搞清楚，因为民俗体育学是以民俗文化（民间文化）为研究对象，而民族传统体育却以民族或国家的主体文化或称“大文化”（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所以概念不清，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深化和民俗体育学的研究都是不利的。笔者认为，从学科和文化学严格意义上说，“民族传统体育”与“民俗体育”应该区分开来，理由如下：

民族学和民俗学是两个不同的文化概念。“民族学”一词是在古希腊文中最早出现的，它是由“εθνος (ΕΘΝΟΣ)”和“ονομασία (ΛΟΓΟΣ)”两个单词组成，前者含有族、民族之意，后者为叙述、描写和科学的意思，合起来可直接译为“关于民族情况的描述”或“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问”，意译即为“民族学”。民族学家指出“民族学是全部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①。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②。所以人类起源和原始社会也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蔡元培先生是我国最早采用“民族学”一词，并将这一学问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1926年，蔡元培先生在他的《说民族学》一文中写道“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偏于记录的，名为记录的民族学，西文大多数作 Ethnographie，erlde 而德文又作 Beschreibende Volkerkunde. 偏于比较的，西文作 Ethnologie，而德文又作 Ver-

^① 杨群著. 民族学概论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 ~ 9

^② 杨群著. 民族学概论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 ~ 9

gleichede Volkerkunde”^①。那么，究竟什么是民族呢？斯大林曾经给民族下过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并强调指出“这些特征只要少一个，民族不成其为民族”^②。应该注意的是，在民族学中，“民族与文化”这个课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凡是民族共同体都能创造文化，并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在使用本族和异族的文化。特别重要的是，每个民族共同体都具有“文化（包括语言）的共同而相对稳定的特点”^③。所以“文化”的概念与“民族”的概念是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一般来说，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往往也是统治阶级的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以民俗为突出代表）等多重文化因素交叉融汇、互为依存，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文化整体“生态系统”——即“文化生态圈”。在同一生态系统结构中，又有基础文化、主体文化、亚文化等诸多层面。通常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传统文化指的是这个民族的主体文化，也称“大文化”。在我国正统的儒、道思想占据了中国社会文化层面的三分之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道思想为主要根基构成的“文化生态圈”，也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形体活动为表现形式的文化，有着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文化的流变中逐渐成为一种有形的、外显的民族文化象征……”^④ 其丰厚的文化底蕴也是由于儒、道思想为根基、为主体的，外显的也是道德伦理和礼仪教化。所以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是一门以民族体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的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整体的内容和发生、发展的规律，而不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某个分支。

民俗学作为独立的人文学科的专有名称首先出现于英国，它的英语原名是Folklo，这个学术专名是英国民俗学会创造人之一、考古学家、英国议会秘书汤姆斯（W. J. Thoms）于1846年用萨克逊（Saxon）语的两个词合成的，这两个词是Folk加lore。原来这个名词的含意是“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The lore of the Folk），作为学科名称可以直译做“关于民众知识的科学”。当汤姆斯氏创造了这样一个新颖而确切的名称之后，立即在英国学术界

^① 蔡元培选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55

^② 斯大林全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49~295

^③ [苏]Ю.В.勃罗姆列伊. 民族与民族学 [M]. 莫斯科，1973. 37

^④ 曲宗湖主编. 学校民族传统体育 [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2. 3

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特别是到了 1878 年 10 月，在英国伦敦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民俗学的学术机构时，便将这个新名称命名为“民俗学会”（Folk - lore society），从此这个名称获得了国际的承认^①。显然，“民族学”（Ethnographie, erlde, “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问”）与“民俗学”（Folklo, “关于民众知识的科学”）是两个概念。民俗学是以“民众的知识”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早已受到世界公认，它以研究精英文化和主体文化为主的民族学是有区别的。如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以博尔为代表的民俗学家认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流行于落后民族或保留与较先进民族无文化阶段中的传统信仰、习俗、故事、歌谣和俗语”^②。阿切尔·泰勒（Archer Taylor）认为“民俗学是研究那些或者是以口头的形式，或者是以风俗的形式，或者是以实践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形式”^③。从总体上看，民间文化传统几乎不见经传，不登大雅之堂。它以鲜明的经验和功能的实在性，始终处于低层次的原生文化状态。但它又执着地发展和完善着在口传心授和行为的实体传播过程中自臻成熟的文化体系。换句话说，民族学研究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整体文化（大文化圈），而民俗学研究的是民众的、最低层的、原生态的文化（小文化圈）。同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整体的体育文化，而民俗体育文化指的是民众（民间）的、原生态的体育文化。然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包括民俗体育文化，但民俗体育文化却不能涵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如马球、五禽戏、易经筋等传统体育）。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统治阶级文化或精英文化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主导文化，而民间（民俗）文化则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因子和基础文化，它是政治、法律、宗教、伦理、艺术等制度和经典文化的原生体。然而儒家、道家思想，莫不来源于先秦时期民间文化的滋生繁养。如“社会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约定俗成的风尚、礼仪、习惯的总和……在中国社会风俗中，层累地堆积着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高超技艺和高尚品德，也传承着几千年的封建糟粕和陈规陋俗”^④。改而言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虽是主体文化，但它是源于民间（民俗）体育文化，民俗体育文化虽然不见经传、不登大雅之堂，但它却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因和文化基础。足已可见，两者既相互关系密切，但研究对象不同，概念也是不同的，对

① 杨群著. 民族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8 ~ 9

② 博尔尼著. 程德祺等译. 民俗学手册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1

③ Brunvand,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lklo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6. 3

④ 泰永州著. 中国社会风俗史 [M]. 山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1

这两个概念已经到了必须分清的时候了。

二、关于“民间体育”与“民俗体育”两个词的划分

“民俗体育”与“民间体育”基本是指同一个含义。通常“民俗”即研究民间的俗事（又称“事象”），故有人称之为“民学”。我国民俗学家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一书中有较祥细的解释说：“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民俗学机构时还是叫‘风俗调查会’，后来，又有了一些必要的争论，主导思想倾向于创造一个具有通俗特点的称呼，因而又分别主张把它叫做‘民俗学’、‘民俗学’、‘民间学’、‘民学’、‘民间文学’等。直到1929年11月，广东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翌年3月21日出刊《民俗周刊》后，‘民俗学’这个名称才逐步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承认和广泛使用，直至今日。”^①乌丙安先生又进一步解释道：“以‘民众的知识’为含意的民俗学，在国际学术界所确定的概念和范围并不完全一致，这是由于各种政治制度、学术观点、研究目的的不同所造成的。又由于时代的不同，使民俗学的概念也往往出现了新意。到底‘民众的知识’是指什么呢？历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民俗学概念认为这是一门综合学科，是以城乡民间生活为其研究对象的；就民族而言，这门学科既研究文明民族的民间生活，也研究后进民族甚至原始民间生活。狭义的民俗学概念大约有四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认为民俗学只对远古遗留下来的信仰、风俗和传统加以研究；第二种认为民俗学仅以研究文明民族的民间生活为限；第三种认为民俗学只研究民间生活中的仪式、祭祀和禁忌；第四种认为民俗学只以民间口头文学为研究对象。”不难看出，“民俗学”就是“民间学”，“民俗文化”也称“民间文化”。因此，“民间体育”自然也称“民俗体育”。由于历史原因和习惯，我国体育界一开始就称“民间体育”，并一直沿用至今。从近现代，特别是目前对“民间文化”的概念使用来看，更倾向于“民俗”一词的运用。所以为了与国际接轨和顺应现代潮流，笔者认为把“民间体育”统一称为“民俗体育”为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民俗体育主动地对外适应，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行动。

^① 乌丙安著. 中国民俗学 [M]. 辽宁: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第二节 建立民俗体育学的必要性

一、民俗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关联性

有人认为，既然已有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就没有必要建立民俗体育学科。但如上所述，其实民族学与民俗学是不同的两个科学门类，除了他们彼此有一般社会科学上的联系外，民族文化也是从民俗中演化而来，有近源关系。从这一点上说，民俗体育学的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是可以起到推进作用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产生错觉，以为民族传统体育可以完全替代民俗体育，却不知民俗体育学应有自己的任务，它是面向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俗体育事象的，所关注的是民间（民俗）所表现的民俗体育活动。事实上，当代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民俗体育有了明确的分野，民族传统体育的边缘性不应当理解为对民俗体育的包办，狭隘地把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民俗体育研究等同起来，这样做显然是个错误，很不利与民俗体育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尽管目前，有关民俗的定义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纵观不同的有关民俗定义，便会发现其本身有着三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民俗的创造者；二是民俗的传承性；三是民俗的归属属性。因此，有关民俗的较为科学的定义可为“民俗是创造于民间又传承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习的传统文化现象”（《中外民俗学词典》）。或简言为：民俗是一种民众传承的文化传统。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把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作了以下概括：“一、经济的民俗，它是以民间传统的经济生产习俗、交易习俗及消费生活习俗为主要内容的。二、社会的民俗：它是以家族、亲族、乡里村镇的传承关系、习俗惯制为主要内容的，其中社会往来、组织、生活礼仪等习俗都是重点；近来都市社会民俗也被扩展为对象。三、信仰的民俗：它是以传统的迷信与俗信的诸事象为主要内容的。四、游艺的民俗：是以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其中也包括口头文艺活动）的习俗为主要内容；也包括竞技等事象在内。”^① 我国民众中传承的文化传统来看，其中民俗体育的内容不少，诸如元宵节、龙抬头节的舞龙、舞狮、划旱船、踩高

^① 乌丙安著. 中国民俗学 [M]. 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